

日本所存归庄遗墨《墨竹诗》考

李 庆

在海外留存有不少中国的古代文献,这是古典文献研究中一个应当重视的领域。

本文即介绍一份流传在日本的明末清初诗人、书画家归庄(1613-1673)的墨迹。因其对于明清文学研究,书法绘画研究以及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的研究,都有一定的价值,故略作考述,或可供同好者参考。^①

一

归庄《墨竹诗》墨迹图版收录于日本平凡社出版的《书道大系》(1930-1931年版)第21卷。墨迹原件则曾为东京的山本悌二郎收藏,其《澄怀堂书画目录》(日本,东京,文求堂,1932)卷五“归庄墨竹诗画册”条下,记载有该墨迹的情况:此书画册,“高八寸二分,阔一尺一寸七分,纸本,计十四叶”。“此册画竹七幅,录诗七幅。诗行草书,七言绝句,凡五首,画每页钤‘元公’一印,书每幅钤‘归庄之印’‘元公’二印。末幅有‘戊申腊月,写墨竹数丛,并书题画绝句五首,皆近日所作也。恒轩归庄’识款,钤‘归庄之印’‘元公’二印。”

但从影印件后面的印章来看,有“归庄之印”和“元公”两枚白文方印。此可纠正《澄怀堂书画目录》著录的错误,所说的印章“元公”当为“元公”。又,“归庄之印”,后来的书画和记载中可见,而“元公”之印,笔者寡闻,似尚未见记载。此可补有关归庄字号记载的不足。

据此,又可确定这些诗歌的书写年代,当是在“戊申腊月”,即康熙七年(1668)冬。归庄字“玄恭”,此印“元公”,殆因为在吴方言中,“玄恭”与“元公”音同,且是为避康熙名中有“玄”字之讳。

据记载,归庄著有《恒轩诗集》12卷、文集《悬弓集》30卷等,皆已亡佚。后人辑有《玄恭文钞》、《归玄恭文续钞》、《归玄恭遗著》等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中华书局“上海编辑所”搜集各种辑佚本和部分归氏手写稿本,编成《归庄集》印

^①关于这份墨迹,笔者曾应昆山文化研究中心之约写了一篇短文。写完之后,觉得意犹未尽,所以又进一步考证,改成此文。

行。1984年,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印行。但是,归庄的资料,还有不少散失在外,这里录的诗歌,根据墨迹最后的跋语,当时一共有五首,为现存各集所未收。

二

先来看看这四首诗歌的内容。

其一:

黄菊丹枫不耐霜,青苍独立有修篁。因图丁卯集中句,真觉寒声风满堂。

其二:

芳菊开残梅信迟,幽怀还寄岁寒姿。只看凤翥龙翔状,都在鹤落兔起时。

其三:

何处寒姿映碧天,临流弄影有余妍。皇英遗迹多伤感,不画湘江画渭川。

其四:

贞姿劲节岁寒丛,貌似还须取意工。吴下画师无解事,恁如柳叶在风中。

余下一首,容再查访。

第一首不难解,说的是寒风中依然苍绿的竹子。其中第三句说到的《丁卯集》,是唐代诗人许浑的诗集。

许浑(?-约858),晚年居润州。润州有丁卯桥,浑因以名集。他的诗集中有《夜归丁卯桥村舍》诗。关于许浑的诗,陆游《读许浑诗集》有云:“裴相功名冠四朝,许浑身世落渔樵。若论风月江山主,丁卯桥应胜午桥。”^①认为许浑的诗歌中,表现出一种和权势相对的“渔樵”味。而清人薛雪认为许浑的诗“思正气清,诗中君子,但苦声调低哑有之”^②,指出他的诗歌中有着“声调低哑”的苦涩之味。归庄的诗歌要追求许浑的诗意,殆是因为,他自觉和许浑在思想和情感上有着相通之处。他们都生活在腥风血雨,充溢着悲哀的时代,而那这样的时代给与诗人的,当然主要的也只能是悲哀。所以他有“寒声风满堂”之感。

第二首是写在寒风中的竹子。

第二句中所谓的“岁寒姿”,见于苏轼的《霜筠亭》诗:“解箨新篁不自持,婵娟已有岁寒姿。要看凛凛霜前意,须待秋风粉落时。”^③

第三句中的“凤翥龙翔”,或源自晋代陆机的《浮云赋》:“鸾翔凤翥,鸿惊

①见钱仲联:《剑南诗稿校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年,第4398页。

②薛雪:《一瓢诗话》,见《清诗话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年,第710页。

③《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》卷十《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》,台湾商务印书馆,影印《四部丛刊》本,第201页。

鹤飞，鲸鲵溯波，蛟鳄冲道。”翥：是指鸟向上飞；翔：盘旋飞翔。龙飞凤舞，形容气势非凡。

第四句：“鹞落兔起”指兔子刚跳起来，鹞就飞扑下去，指动作敏捷。也比喻绘画或写文章，抓住机缘，迅捷流畅，一气呵成。苏轼的《文与可画筍谷偃竹记》有曰：“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，执笔熟视，乃见其所欲画者，急起从之，振笔直遂，以追其所见，如兔起鹞落，少纵则逝矣。”^①

这首诗中的所描绘的，是寒风中飒爽变幻的竹子的形态。

第三首，也是写竹子的，是水边的竹林。“皇英遗迹”，当是指传说中尧的两个女儿：娥皇，女英，同嫁舜。后，舜至南方巡视，死于苍梧。二人往寻，泪染湘竹，有所谓“潇湘竹”的典故。

“渭川”，《汉书货殖传》曰：“齐鲁千亩桑麻，渭川千亩竹。”后来唐朝诗人王维居渭水，有《渭川田家》诗。又有《竹里馆》诗，曰：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独啸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”和竹子有关。^②又传中国画“墨竹”出于以他为代表的文人画。^③

归庄这首诗意，包含着有关竹子的悲哀和超越悲哀，幽居独啸，特立于世的情感。

第四首诗歌不是直接对竹，而是对“吴下”画竹者的批判。他认为，竹子本质性的特点，在于“贞姿劲节”，而不能如“柳叶”般地柔和，随风摇曳。

在上述诗歌里，那萧杀寒风中摇曳而依然劲挺的竹子形象中，是否有归庄自己的身影？那迎着寒风如凤翥龙翔，鹞落兔起变化无穷的竹枝竹叶的变化中，是否也映显着他内心激烈翻滚的心潮？有没有包含着他在严寒之中，内心积郁而无法倾诉的悲哀，想要超越悲哀，保持“贞姿劲节”，特立独行的理念呢？

归庄的诗歌，在当时，应该说有一定影响。如吴梅村评其《落花诗十二章》说：“流丽深雅，得寄托之旨，备体物之致。”宋琬评：“以磊落崎□之才，为婀娜旖旎之词，兴会所至，犹带英雄本色。”^④

据传，他作有《万古愁》曲。是否为其所撰，在当时并不明确，直到全祖望《鲒埼亭集外编》，才根据有关资料，考订为其所作^⑤。

该曲通篇一气呵成，回溯历代史事，哀吟明朝兴灭，怒斥昏官误国，抒写隐居不仕的志向，起伏跌宕，痛快淋漓。据说清朝的顺治皇帝见后大加赞赏，“命

①《苏轼文集》卷十一，中华书局标点本，1986年，第365页。

②（清）赵殿成：《王右丞集笺注》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校点本，1960年），下引王维诗俱出此本。

③潘天寿：《中国绘画史》，上海美术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148页。

④均见《归庄集》附录。

⑤见陈田：《明诗纪事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3426页。近人孙静庵编《明遗民录》全文录入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271-275页。

乐工设膳歌以侑食”^①，传诵一时。可惜近年有关清代诗歌的专门著作，竟多无涉及。如果说在作为教材的通论性文学史中，不加涉及，或还可商量的话，在专论性的断代史诗著作中，是不应忽略的吧。

他的文章有《送顾宁人北游序》、《书欧阳公泂冈阡表后》、《敬亭山房记》、《归氏二烈妇传》、《两顾君大鸿、仲熊传》、《杨忠烈公传》等，也是酣畅道劲，情感强烈。

归庄的这几首佚诗，是否可以再唤起文学研究者的一些关注？

三

再来看这幅作品的书法和他的墨竹画。

归庄的书法，前人曾有所评价：如吴梅村曾有诗曰：“中山绝技妙空群，智永传家在右军。为写陀头新寺额，笔锋蒸出墨池云。”^②可见当时颇受重视。“中山绝技”，当是指王羲之等“王氏”，出于“中山琅琊”王氏一系。

明代的书法，文徵明以后，董其昌出。董氏书法在江南一带，颇为流行。“尺素短札，流布人间，争购宝之”^③。后来他的书法又被清朝的康熙皇帝等大加推奖，更是风行。从书法的流变上来看，董其昌等文人书法，虽多标榜崇尚晋代“二王”，实际是沿着自宋代以来“以无法为法”的观念，兼取各家，承袭米芾以来的帖学传承，尤其是赵孟頫一系。

承此之绪，明末清初，如莫是龙、黄道周、王铎、傅山等人的行草，虽稍乏刚劲雄浑之气，但都流畅变化，自成一体，形成了被称为“连绵草”的风格。笔者认为，归庄的书法，在草书上，也基本出自这一流派，在清初的书坛上，自有其一席之地。这幅作品，用笔挥洒顿挫，变换自如。布局行文，恰到好处。归庄工墨竹，在他的书法上，也可以感觉到那种流畅变化而不拘一格的风格。朱彝尊《明诗综》卷七十九，称其“善行草书”，王昶《清词综》（原名《国朝词综》）称其“诗歌行草，无不遒丽卓绝”。近年归庄的书法作品，颇受欢迎，在市场上，有他的草书挂轴流传。他的书法《千字文》，还有他的一些手写书稿也影印出版了。这一作品，或可为关心归庄和明代书法的人，提供新的资料。

这里涉及的墨竹画，也值得一谈。

中国画中的墨竹，有的画史将其作为“墨戏画”的一个部分，宋代已流行，《宣和画谱》有“墨竹”一类。据说苏东坡、黄庭坚都有画作，文与可（名“同”）“集格法大成”。吴镇与黄公望、倪瓒、王蒙合称为“元四家”。元代的李衍、高克恭、赵孟頫又号称“三家”，还有柯九思等，都有墨竹留传。入明以后，

①陈田：《明诗纪事》，第3426页。

②李学颖整理本：《吴梅村全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204页。

③《明史·文苑传》。

宋克、王绂、夏昶、徐渭等承此画传统，墨竹多有风采。对此，已多有论者论及^①。

但是，入清之后的墨竹画，论者多在介绍“八大山人”、石涛后，便跳到了“扬州八怪”。笔者以为，归庄的墨竹，在明清之际画史上是占有相当地位的。如，明末清初董含的《三冈识略》卷六“墨竹”条称：“墨竹一派，自梅道人（庆按：当指宋代吴镇）后，宣、正间则推夏昶，论者谓可比肩元镇，徐渭王问不及也。迩来画者虽多，鹿城归太仆孙庄，气韵萧疏，颇多古人遗意。”^②

清彭蕴璈编的《历代画史汇传》卷二“归庄”条称其“墨竹入神品”。

又前引《澄怀堂书画目录》卷五，收有“金俊明归庄陆鸿合笔岁寒三友立轴”，称归庄“画竹称神品，为当时天下所重”。而这幅作品的存在，也证明当时三人的地位相当。

四

谈了诗，书，画以后，由物及人，来谈谈归庄其人和所处的时代。

关于归庄的生平，简单概括如下：

归庄所处的，是一个动荡变乱的时代，年轻时，曾和顾炎武等一起，反抗清军，失败后，不愿屈服。以亡命之身，曾在坟地中为父母守墓。又曾躲入缙门。或因为他当时远非如钱谦益、吴梅村那样有名，因而得以藏身残山剩水之间，苟且得全。风浪稍息，回到昆山隐居，徜徉于墨海书林。与顾炎武齐名，有“归奇顾怪”之称。

兹补充一条归庄传记中似乎未提及的资料：

归庄在逃避追捕，为父母守墓，杜绝和人交往，以至于到了柴扉破而不能阖，椅子朽而不能移的地步。在草庐前，写了一幅对联，有曰：“两口寄安乐之窝，妻太聪明夫太怪；四邻接幽冥之地，人何寥落鬼何多。”横批：“结绳而治。”可见他当时的生活状况，也很可以见其性情^③。或可为研究归庄者参考。

对于归庄的作品和为人，清初就多有评论。笔者感到颇有意思的是三个和他同时代人物写的关于他的诗。

钱谦益有《赠归玄恭戏效玄恭体诗》，诗曰：“子有百篇诗，稿本度我匭。”对其多加赞赏，认为其锋芒毕露。该诗中还有“飞动防出匣，封题谨累纸”。

钱谦益的仿归庄体诗，是“八十二韵”，收录在《有学集》卷十三“东涧诗集上”^④，那是说，虽然归庄豪情充溢，如出鞘之剑，星光四射，但是晚年的钱谦

①参见前引潘天寿《中国绘画史》。

②（清）董含撰，致之校点：《三冈识略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126-127页。

③见日本山本悌二郎、纪成虎一编著《宋元明清书画名贤详传》，思文阁，1973年，第475页。清王应奎《柳南随笔》卷五所载与此稍有不同。

④《四部丛刊初编》本，上海商务印书馆。当是“壬寅”（1662），钱晚年所作。王蘧常的《顾亭林诗集汇注》中，只列了一部分，见《顾亭林诗集汇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1069页。

益自己,已经完全没有那种气概,唯有防其出匣,聊以保全了。

吴梅村有《归玄恭僧服小像》诗,其中有曰:“劫灰重作江南梦,一曲伊州泪万行。”(其二)^①此“江南梦”,殆指吴三桂起兵事也。关于归庄寄希望于吴三桂起兵事,前人也曾有所论说。吴三桂刚起兵时,打的是“复明”的旗号,当时不少反清的知识人,对其抱有期待。归庄晚年临终前,或也持此态度^②。

“一曲伊州”当指唐代王维的《伊州歌》:“清风明月苦相思,荡子从戎十载馀。征人去日殷勤嘱,归雁来时数附书。”吴梅村殆是以此来暗喻归庄对江南吴三桂起兵消息的期待。

这诗是对归庄内心痛苦的描绘,又是对他处境无奈的同情。说明他遁世脱俗,但依然心系天下。这恐怕也正是吴梅村自己心境的写照。

顾炎武也有关于归庄的诗,《哭归高士》称其:“峻节冠吾侪,危言惊世俗。常为扣角歌,不作穷途哭。”^③“扣角歌”用的是宁戚“扣牛角而歌”的典故,见《史记·鲁仲连邹阳列传》记邹阳狱中上梁孝王书,中有“宁戚饭牛车下,而桓公任之以国”之句。据说,宁戚是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,有管理才能,对齐桓公“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”的霸业起了重要作用。“穷途哭”,是指文人无能为力的痛苦。王勃《滕王阁序》:“阮籍猖狂,岂效穷途之哭。”是说阮籍不是那种“穷途”而哭,无所作为之人。

又有曰:“发愤吐忠义,下笔驱风云。平生慕鲁连,一矢解世纷。”^④认为归庄仰慕的是战国时期鲁仲连那样的人物。鲁仲连,也见《史记·鲁仲连邹阳列传》。“一矢解世纷”是指在齐军围困聊城时,鲁仲连给守城的燕将写信,用箭射入城中,使得已经不被燕王信任的燕将自杀一事。

在明清鼎革,政局不断翻腾之际,顾炎武期待着归庄能如鲁仲连那样,纵横捭阖,经世致用,一展鸿图。这也是顾炎武自身的抱负吧。

三个人的笔下,是三种意向,反映出归庄的不同侧面。同时,也映现出这三个人的人生态度和人格。各人的诗中多运用各种典故,在当时,“避席畏闻文字狱”,或许不得不如此,而这不也正是处于那样时代的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写照吗?

今日读来,很可令人回味。

①《宋元明清书画名贤详传》第二卷,第478页。李学颖整理本《吴梅村全集》(第203页)作“一曲开元泪万行”,疑为后来为避嫌而改。因为既然是“江南梦”,和唐代“开元”,相涉似不多。

②可参见前引《顾亭林诗集汇注》,第1068页,文长不录。

③《顾亭林诗集汇注》,第1063页。

④《顾亭林诗集汇注》,第1067页。

五

最后,还是回到这遗墨本身。因为是海外之物,有必要对其流传的情况作一些考察。

如上所述,根据记录,收藏者是山本悌二郎。

山本悌二郎(1870-1937)生于日本新潟,曾到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。回国后,为第二高等学校教授。后转入商界,为台湾制糖公司的负责人。又进入政界,为众议员。他在战前日本的田中义一内阁(1927-1929)和犬养毅(1932年日本的“5.15事件”中被暗杀)内阁时,两次为农林大臣。关于他的生平,在日本国会图书馆,存有关于他的资料^①。

他又是著名的收藏家,中国书画研究者。作为书画收藏家和研究者,他著有《澄怀堂书画目录》12卷,首1卷(1932),《蕉雪吟馆诗草》(1933年)等。还和纪成虎一起编著了《宋元明清书画名贤详传》,1927年由“文求堂”出版,后来1973年重版。此著作在中国书画研究史上,有相当的地位。他的收藏,现在多归于日本的澄怀堂美术馆。收藏的有些画,还流传到美国的美术馆。

显然,该墨迹当是在山本生前,也就是1937年以前所收。

考此墨迹中有三枚和该墨迹流传有关的印章。分别是:“凤初过眼”,“彬翁流览所及”,还有一个是“秦嘉树印”。

根据徐徵《吴门画史》,秦嘉树(1828-?)字林屋,一字散之,又字雅梅,晚号冬木老人。吴县人。颜所居曰小睡足寮,能诗,兼工山水。五十后专用水墨。镌一印曰“五十戒色”。《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》作“秦树敏”,曾为惠树滋作《西湖载酒图》,为周梦坡作《灵峰补梅图》等画卷。年至八十馀。张鸣珂《寒松阁谈艺琐录》也有关于他的记载。

“凤初过眼”,“凤初”,其人待考。

“彬翁流览所及”,此印章的主人也不详。

作为一种推测,谈谈笔者的想法。

“彬翁”是何许人呢?考叶德辉(1864-1927),字焕彬,一字渔水,号郎园,一号直山,自署朱亭山民、丽廑主人。原为江苏吴县人,太平天国时迁居长沙,后以湘潭为籍。他晚年和日本各界有一定的联系^②。会不会是和他有关的印章呢?称“翁”,当是在六十岁以后吧。

1930年平凡社出版《书道大全》21卷中,已经收有此墨迹。又考山本家在

^①关于山本悌二郎的生平,记载不少,简要的可见《近现代日本人物史料情报辞典》(吉川弘文馆,2004年)中,奥健太郎所写的“山本悌二郎”条。

^②参见其所著《书林余话》卷上,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,第27、36、43页等。又拙编《东瀛遗墨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9年,第103页。

1930年前后,购入了很多明清时代的书画,有些是当时清朝恭亲王府流出的^①,在这样的背景下,此墨迹的流传大致情况,当可推知一二。

联想到1932年,山本编辑出版了《澄怀堂书画目录》,如上所述,书中已经著录了“归庄墨竹诗画册”。该书的出版者为“文求堂”。文求堂,是日本人田中庆太郎主办的出版社,他也曾做过中国书画的买卖,和中国文化界有较密切的联系^②。所以,笔者推测,如果“彬翁流览所及”印章和叶德辉有关的话,此墨迹当是1924年以后到1930年间,流入日本山本家的,或和田中庆太郎、叶德辉等人有关。

在中日近代文化交流史上,这方面的问题,当可进一步研究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日本金泽大学

①富田升:《恭王府文物流出及其政治背景》,载日本《中国的思想世界》,2006年,第395-398页。

②田中的生平,可参见拙著《日本汉学史》第二部,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,2004年,第545页;以及上引《东瀛遗墨》。